

# 两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遭3次关闭威胁



1987年，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油轮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军舰袭击。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从波斯湾到公海的海上唯一通道，成为波斯湾石油输往欧洲、北美及亚洲的关键航道，也被称为全球油气运输的“黄金通道”。虽然至今霍尔木兹海峡未曾真正关闭，但历史上，伊朗受到军事威胁或制裁时，多次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 咽喉要道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2024年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每天平均2000万桶，相当于全球液体石油消费量的约20%。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大多石油出口港，如伊朗阿巴斯港、伊拉克巴士拉港等均依赖该海峡。控制此处咽喉要道意味着主导该地区的石油出口，能够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长期以来，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为其自然所有”。1959年，伊朗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地位，将其领海扩大到12海里。1972年，阿曼采取类似做法也将其领海扩大至12海里。霍尔木兹海峡自此被伊朗和阿曼的联合领海“封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座主要岛屿，在岛上驻军。可以说，伊朗扼守海峡的主要部分，而海峡也因其不断提升的战略通道地位，逐渐成为伊朗对外进行威慑的工具。每当政权受到重大威胁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被伊朗提上对外决策的议事日程。

早在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多次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为筹码向国际社会施压。整个战争期间伊朗发出的“威胁”至少有3次，每次威胁都对国际石油市场造成剧烈震荡，甚至改变石油储备和运输航线。

## 反攻伊拉克受挫的“战略威慑”

伊朗首次将封锁海峡作为“战略威慑”是在其1982年反攻伊拉克受挫后。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部分土地被伊拉克攻占，当时，伊朗收复失地后试图进入伊拉克，但遭到伊拉克军队的强烈抵抗。此时，沙特、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持续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为报复这些国家，1982年6月伊朗公开放话：“若海湾(阿拉伯国家)继续支持伊拉克，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将不再安全。”伊朗话一出，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即刻从34美元/桶飙升至39美元/桶，而美国原油期货交易量单日激增30%。美国能源部紧急协调战略石油储备，欧洲国家则加速从北海油田增购原油，以减少对海湾石油的依赖。

1984年伊拉克大规模袭击伊朗油轮，油轮战争爆发，伊朗再次动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杀手锏”。1984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如果伊拉克继续袭击我们的石油设施，我们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全世界看看代价。”这次威胁促使国际油气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国际油价跳涨并出现国际原油储备

转移。1983年底至1984年初，沙特启动“海外储油计划”，并在之后修建了一条长1200公里的東西输油管道，在红海吉达港、地中海塞浦路斯等地储备超过8000万桶原油。阿联酋则通过一条日处理能力为150万桶的管道将其内陆油田与阿曼湾的富查伊拉港连接起来，以防海峡被封锁，保证石油收入。

1986年开始，伊朗采取封锁威胁与行动相结合的政策，以谋取对两伊战争后期的谈判优势。这次伊朗除了口头威胁，还袭击了多艘科威特油轮，因为科威特允许伊拉克使用其港口。当时，伊朗的行为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对国际航运的破坏(即不断无差别攻击民用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声称：“这只是开始，若西方继续偏袒伊拉克，海峡将彻底关闭。”毫无疑问，伊朗的言论与做法再次导致国际原油市场短期内剧烈震荡。1986年1月，国际原油价格突破45美元/桶，创两伊战争期间峰值，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的工业巨头纷纷囤积原油，库存水平较平时大幅上升。

综观两伊战争期间的海峡危机，伊朗威胁关闭海峡的本质是“非对称博弈”的无奈之举，即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战略价值，以石油为武器撬动国际博弈，实现避险目标。而国际市场的反应则凸显了石油供应链的脆弱，可以说，两伊战争中的海峡危机系列事件也成为后来国际社会重视能源安全通道的重要历史原因。

## 始终停留在“口头恫吓”

近年来，伊朗频繁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威慑手段，但这一策略的实际效果已明显弱化，且暴露其战略困境。自2012年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以来，伊朗也多次在面临危机时公开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例如，2020年，为回应美国搅动伊朗国内局势，在中东扶植反伊“代理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佐勒法加尔99”的海陆空三军大规模演习，演练包括“海峡封控”等项目。

然而这些威胁始终停留在“口头恫吓”层面，威胁频发却难动真格。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伊朗封锁能力的有限性；伊朗经济的“自毁性”——伊朗90%以上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国际社会已形成成熟的反制体系，如美国的强力护航、市场对冲机制等。最近伊朗议会赞成的封锁决议尽管引发短时油价波动，但市场已形成“恐慌一观望一回调”的成熟反应机制，油价在飙升后迅即下跌至原位。

本报综合消息

## 全球首家机场免税店 曾卖爱尔兰土鸡蛋

日本政府近日为应对日元贬值、国内物价飙升等问题，研究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境外游客的免税购物。有日本相关从业人员表示忧虑，担心“会导致观光客减少”。对于不少出境游客而言，避免免税店、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出行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这种愉悦的购物体验要归功于一位爱尔兰企业家布伦丹·奥雷根70多年前的一次大胆创新。他让免税店的“种子”在爱尔兰香农机场“生根发芽”。

据《爱尔兰时报》报道，香农机场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位于爱尔兰西部，因地理位置优越，很快成为连接欧洲与美洲的一座重要“跨大洋航线中转站”。香农机场于1945年启用，在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的第一年接待超过10万名游客。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当时机场的餐饮事务主管、商人出身的奥雷根已开始“居安思危”：根据他的判断，喷气式飞机的面世意味着美国航班可能不再需要中途降落加油，且当时爱尔兰政府也更倾向于加大对都柏林机场的投入，香农机场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认真思考。

奥雷根开始主动寻求创收项目。一次从美国乘船回爱尔兰的经历给了他灵感，奥雷根发现在公海上，人们可以买到免税商品，于是萌生将这商业模式搬到机场的想法。爱尔兰政府起初对这个想法充满疑虑，相关部门的官员明确表示“行不通”。

奥雷根不得不去挨个说服相关部门，当时奥雷根把飞机比作“空中的船只”，乘客是“云端的骑手”。最终，奥雷根的努力获得了政府认可，爱尔兰政府在1947年颁布《免税机场法案》，为香农机场开设免税店打好基础。

爱尔兰前总理雷兹诺回忆称，奥雷根能言善辩，“他从不接受‘不’这个答案，最好是第一次开口你就答应他”。

《爱尔兰时报》回顾称，香农机场刚开始尝试运营免税购物是在一间小木屋里，其贩售的商品品类相当有限。它选址于候机室与机场之间，在每位乘客的“必经之路”上。1951年免税购物渐成规模，“世界第一家免税店”正式开业，店内出现了各类农副产品，包括蜂蜜、培根、奶酪、火腿、鸡蛋等。有媒体惊呼：“你能想象免税店还卖鸡蛋吗？”原来根据奥雷根与政府达成的协议，免税店必须为当地特色食品和手工艺品“带货”，选品时免税店有意兜售本土特产。据称，口味独特的“爱尔兰咖啡”就在香农机场得到了大力推广。

虽然免税店的商品、纪念品销量不温不火，但烟酒类产品从一开始就获得大卖，这是因为店内的香烟、威士忌的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1/3左右。由于免税购物太受欢迎，短短半年后，奥雷根就不得不扩大店面。1954年，免税店推出了跨境邮寄服务，将时尚服装、瓷器、珠宝等销往全球。很多乘客与旅行团会专门预订经停香农机场的航班，以便在转机时去免税店购物。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家免税店已经颇具规模，雇员有几百人。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回顾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每一位名人在横跨大西洋时都会选择经停香农机场，其中包括影视明星、王室成员、国家元首，他们的到来也推升整座城市甚至所在城镇的热度。英国《卫报》记者说，有一次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经过香农机场，爱尔兰仿佛“全国都按下了暂停键”，有成千上万人跑到机场“观摩”。

免税店的成功不仅吸引来诸多寻求合作的厂商，还引来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来学习考察。很快，这种免税购物的经营模式被多国效仿，195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开设了全球第二家免税店。之后数年间，美国迈阿密、德国法兰克福等国际机场免税店也相继开设。

本报综合消息

## 巴西第一个皇帝是葡萄牙人

不久前，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经过防腐处理的心脏从葡萄牙“飘洋过海”抵达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以庆祝巴西独立200周年。佩德罗一世虽出身葡萄牙王室，却在1822年领导巴西独立，因此被誉为“巴西国父”。

巴西自1500年4月22日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后，一直是葡萄牙王国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但正因如此，广袤富庶的巴西一直受到葡萄牙的管控。1798年10月12日，佩德罗出生在葡萄牙克卢什官，他是若昂六世(1816年至1826年为葡萄牙国王)的次子。

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无力抵抗的葡萄牙王室全体逃亡巴西。王室的抵达，一下子让巴西的地位获得了空前提高。在此之前，巴西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不允许设立工厂，不允许与外国人贸易，没有大学和博物馆。葡萄牙王室的到来和新政府改变了这一切，从前的限制取消了。此后，巴西有了军官学校，有了国家图书馆，有了第一家工厂，甚至比葡萄牙更早设立了银行。1815年，巴西从总督辖地升格为王国，成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1808年到1815年的巨变极大地促进了巴西独立运动的发展，巴西人的独立热情甚至影响到了葡萄牙王室。182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葡萄牙政府请佩德罗的父亲若昂六世回国。在离开巴西前，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贸易广场宣布佩德罗为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在担任巴西摄政王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臣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法令，深受民众爱戴。

若昂六世回国后，葡萄牙的立宪议会废除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名衔，企图取消若昂六世给巴西的各种特权，使巴西

重新降格为殖民地。这让巴西人非常不满，独立运动因此愈演愈烈。不久，葡萄牙议会解散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政府，并要求佩德罗迅速返回葡萄牙。佩德罗决心顺应巴西独立运动，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1822年1月，佩德罗收到一份8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巴西民众恳请他不要离开。他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说：“为了大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幸福，我将留在巴西。”就这样，佩德罗成了巴西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1月16日，他授权组建新政府，拒绝执行葡萄牙议会的命令。

接下来，佩德罗积极寻求巴西各地区统一，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民众称他为“巴西永世捍卫者”。9月7日，到达圣保罗的佩德罗收到葡萄牙议会发来的消息，葡萄牙方面声称不会接受巴西自治，还要惩罚所有不遵守葡萄牙议会命令的人。收到这样一份“最后通牒”后，佩德罗拔出剑愤怒地说：“葡萄牙议会想要奴役和迫害我们，以我的鲜血和我的荣誉起誓，我发誓要让巴西独立。巴西人，从今天起，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独立，毋宁死’！”紧接着，佩德罗正式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他创作了一首名叫《啊祖国，啊皇帝，啊人民》的歌曲，亲自在当晚圣保罗的爱国集会上演唱，这首歌成为巴西的第一首国歌。10月12日，佩德罗宣布在巴西称帝，后被称为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12月1日，他在里约热内卢帝国教堂举行加冕仪式。

佩德罗一世的父亲若昂六世于1826年3月10日去世，由他继承葡萄牙王位。由于考虑到巴西和葡萄牙重新合并无法被两国民众所接受，于是佩德罗在5月2日仓促放弃葡萄牙王位，他将葡萄牙王位让给了自己的7岁长



女——玛丽亚二世。然而，玛丽亚二世的王位在两年后被她的叔叔篡夺。由于无法同时处理巴西和葡萄牙的问题，1831年4月7日，佩德罗一世宣布退位，由儿子佩德罗二世继承巴西帝位。为了帮助女儿复位以及恢复葡萄牙宪政，佩德罗一世组建起一支远征军。1832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杀回葡萄牙，经过两年战争，最终把女儿扶上葡萄牙王位。长期的战争生活影响了佩德罗一世的身体健康，1834年9月24日，他在自己出生的克卢什官去世。根据他临终前的要求，他的心脏被取出保存在葡萄牙波尔图的一座教堂，以感谢波尔图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遗体则被埋葬在其他地方。

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处于军人总统埃米利奥·加拉斯塔苏·梅迪西统治下，梅迪西实施铁腕政策，受到左翼人士猛烈抨击。为了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及保持国家团结，梅迪西政府决定迎回佩德罗一世的遗体。1972年，在巴西独立150周年之际，佩德罗一世的遗体(不包括心脏)被运回巴西，以国家元首之礼被重新葬在巴西独立纪念碑的地下室。

本报综合消息